

人文齐鲁

衣氏祠堂风雨三百年



衣氏祠堂

□张荣起 衣成龙

出高官的文明山村

据传,明万历年间衣姓由栖霞槐树底村迁来定居。根据山势地形,取名回龙亦。

别看这个只有衣氏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数百年内,却先后出过很多高官。从明末出生的衣三捷上溯4辈,共出了5位文臣武将,依次是:曾祖父衣守信,赠中议大夫;祖父衣惟孝,明朝禀生,由通判三任知州,历升密云甘源道,河间兵备道,诰封中议大夫,三品官;父亲衣兰(左列应加王字旁)如,赠明威大将军;叔父衣璟如,清顺治六年(1649年)文进士,陕西汉中府推官,诰封文林郎,以治行卓异,行取御史(监察御史),三品官。最出色的还是衣三捷,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武进士。武功盖世,很受康熙皇帝赏识,敕封为明威将军派驻固原、平凉府镇守陇东要塞,功勋卓著,威震朝野。期满班师,朝廷加封为明威大将军,但三捷坚辞不受,皇帝便将其官爵赠其父亲衣兰(左列加王字旁)如,正二品。据说衣氏祠堂就是衣三捷告老还乡后,为彰显家族的功勋而斥资建造的(一说衣三捷谢世后由乡亲们集资所建)。

在等级观念浓厚的旧时代,不论是哪个村,一门出了5位高官,也会是名声大震,令人仰慕的。更何况回龙亦村,一向是个“狗咬子日,驴叫平民”的文化名村,自古读书成风,村民尊老爱幼,举止文雅,远近闻名。凡有人从此村路过,村内不管是老翁还是孩童,都连忙起身,笑脸相迎,问安道好。也因此村官多职高,名扬四海,所以不管县州府的大小官员,凡从此村路过者,一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传说清初有一个县府文官,下访路过此村,坐在轿里,扬长而过,村里一青年气愤不已,对族老说:“上去把他‘请’下来。”当场遭到族老的阻止与训斥:“岂能如此无礼。”午后,族老吩咐晚辈,在村中央——衣氏祠堂门前,摆上桌椅、茶壶、茶碗等,过了一个时辰,那位县尊大人乘轿而归。族老急忙迎上前去,拱手言道:“县尊大人巡访辛苦,请下轿品茶解渴。”这位县官一看这礼数,深知有所冒犯,下得轿来,举目看到了衣氏祠堂门口那对大石鼓子,“威震陇东”匾额和房顶上的三叉六兽,自知来时乘轿而有违常礼,于是毕恭毕敬地进入衣氏祠堂,目睹两旁木柱上“仕宦元明清三朝精忠耀国史;莫安登莱海千秋德业振家声”的对联,向着衣氏祖先的牌位,再三叩拜,并向族老和村民连声道歉,步行走出村去。此后,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再无人违例过,一直延续了数百年。

栖霞地处胶东屋脊山区,庙后镇又是山区中的山区,从庙后镇南行20里的牙山北麓老庙顶一带,更是山中有谷谷中有山的纯山区了。这里的村庄一般都带“沟”字或“亦”字,今天要向读者介绍的衣氏祠堂就坐落在其中的回龙亦村——



雕花



石鼓



大门一角

风雨三百年的衣氏祠堂

衣氏祠堂正房五间,高8.6米,总长14米,门高3.6米,窗高2.6米,迎门厅内两侧,立有3.94米高的团柱,柱上镶嵌着“仕官元明清三朝精忠耀国史;莫安登莱海千秋德业振家声”的对联。南厅也是五间,中间一间是正门,正门是两扇大木门,门高2.4米,门楣高0.63米,门两旁石鼓一对,高1.1米,整个祠堂庄重气派,成为衣氏祭祖聚议大事之所。

衣氏祠堂不论是衣三捷亲自所建,还是在他死后由乡亲们所建,都应该圈定在康熙中期,距今应该是三百年以上,当时在交通闭塞的山村出现这么一座门前石鼓成对,屋脊三叉六兽成排的雄伟建筑,非同凡响,堪称栖霞第一堂。

民国时期祠堂余威犹在,抗日战争时期山村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曾几度成为八路军后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政治中心,国民党杂牌军也十分觊觎这个地方。1939年初,国共两党胶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就是在衣氏祠堂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的,该村的小学教师衣凤池(共产党员)作为谈判期间的服务员,负责接待双方的代表,亲眼目睹了谈判时的情景。衣氏祠堂还曾先后作为医院病房兼手术室、第一兵工厂办公室。1941年打开牙山以后,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曾在牙山东麓和北麓迁回办学,衣氏祠堂又成为抗大的校部,校长聂智慧曾驻此办公,不久成立的战时北海中学,开学典礼就是在衣氏祠堂大院举行的。据衣凤池老人及邻村老教师林同谋所言,当时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刘浩天、罗荣桓及《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刘波夫妇等都先后在此村住过。

新中国建立以后,衣氏祠堂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小学课堂和生产大队队部,朗朗的读书声和咣咣的算盘声,不时从院落里传出。“文革”时造反派手持木棒登上祠堂屋顶,左右开弓,一阵工夫就把三叉六兽砸得稀巴烂,接着把悬挂多年的牌匾也砸碎焚毁。目前村里已没有了小学,大队部也早已成为历史,但祠堂依然在,石鼓也完好无损。遗憾的是失去了当年的辉煌和荣耀。虽然它的文化底蕴深厚,也打上了红色革命的印迹,但并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虽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既无标志,也未刻意将它保护和开发出来(确定为文物保护的建筑,族人还无权修缮)。风雨300多年的衣氏祠堂,现在成为周围村民的杂物仓库。

今年10月4日,来自吉林和辽宁各地的衣姓后裔20余人,到衣氏的发源地栖霞寻根,来到回龙亦,特地到衣氏祠堂门前合影留念。(本文照片为宫晓琛拍摄)

行走齐鲁

情迷台儿庄

□杨民

酷爱游山玩水,却苦于囊中羞涩,对很多神往已久的美景只能在梦中欣赏,或者在电脑上看看图片以望梅止渴。今年暑期,有空闲,就又犯了旅游病,在网上查找近处好看好玩的地方。省内就有很多地方颇有诱惑力,最终选择了微山湖一台儿庄。

看完万亩红荷和芦荡,带着相当的满足,再去有“江北水乡”之称的运河古城台儿庄。一条运河弯弯曲曲静静地流过,河边有些现代化的或者仿古建筑——店铺或者人家,照例少不了市井的喧嚣。这是我想象中的景象。然而,我错了。

进了城,走不多远,就见到一条河流,水很明净,水面宽广,一座很气派的大桥横跨河上,桥头水边立着一架大大的圆形水车,有几位老者在河边垂钓,静静的。这就是运河?运河有这么年轻吗?

在当地人的热情指点下,我们很快走到了古城。古城里面有两条河道,一条窄,一条宽。原来,运河在这里曾经改道,两条河道都保存了下来。旧河道两岸就是街市。房屋大概是明清建筑,古色古香。街道两侧店铺的门前修成四十厘米宽的小水渠,里面是清清的流水,水流速很快,很清凉。每个店铺的名字都很古雅,牌匾的书法也很有品位。没见过印刷体的招牌,更没见过那种让人惨不忍睹的涂鸦。最为可贵的是这里的安静。没有一家店铺为招徕顾客而放那种俗气而刺耳的音乐,也没有高声的叫卖,不管是机器录音还是人声。

旧的河道较窄,河上隔几步就是一座拱桥,这些桥形状不一,各有特色。河窄桥低,河中就只能划行小船。小船一律是木船,上面都挂着几个红红的灯笼,还装饰着红绸结,极为喜庆。为游客划船的姑娘是统一服装的,都是蓝印花布的旗袍,非常素雅。船姑同时也是导游,一边在船尾悠悠地摇橹,一边为游客解说景物和典故。橘绿的河水,橘黄的木船,蓝色的船姑,轻轻地摇动着一个悠闲的甜梦。河两岸都有木回廊,窄窄的,仅容一个人行走,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巧——这里是容不得笨拙的。在回廊上走一段,就是一个小码头,下几级台阶,就可以伸手戏水。

在街道上走,店铺与店铺之间,那些散布着的一个个博物馆和过去大户人家遗留的深宅大院,不时会把你吸引进去。进一个院落就走进一段历史,走进一部文化史。运河酒文化博物馆,税收博物馆,衡器博物馆,青楼博物馆,万家大院,高家大院,一个个都叫人大开眼界。

房屋与房屋之间,会突然闪出一条小胡同,贴墙根生长着修长碧绿的竹子,古老的青地砖上铺着绿绿的苔藓。走进小巷,一阵舒适的凉意浸透全身。打着油纸伞的窈窕淑女会从哪里款款走来?小巷拐一个弯,一个精巧的院落会闪现在你眼前,那里可能会有一丛袅袅娜娜的芭蕉,向你炫耀着她嫩绿的衣襟……

踱过横跨河道的小桥,可在两条街市间自由穿行。右边的河道水面宽阔,有大码头,可行大船。这不,乾隆下江南的大龙船过来了。皇帝,随身侍从、太监、官女都站在甲板上,皇帝在大声宣讲着他看到这天天下第一庄的观感,一路评说,兴致勃勃。游人在岸上跟随观赏。到了郁家码头,皇帝和随从下船来到岸边广场。皇帝接见地方官,赐名并御笔亲书“天下第一庄”。这是古城经营者排练的一场表演,演员演得非常投入,使游人现场穿越,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小广场或者街道宽敞处,还有一些艺人在表演,说鼓书的,唱琴书的,捏泥人的,这些艺人让游人充分感知了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

旁边又有一个院落,也是古雅的名字,从门口向里一看,竹影婆娑,水光潋滟,这又是什么古迹?进去欣赏一下吧。进去一问,原来是宾馆或者饭店。这样的当,我们上过好多次。在这里,看不见直书“饭店”或“宾馆”的地方。在街道上行走,拐角处突然会发现一个剃头匠握着剃刀在给一个孩子剃头,一位鞋匠正挥锤敲打放在两腿上的鞋子,一位清瘦长须的郎中正在案前给人诊病——这都是艺术家们创作的雕塑,一具具都惟妙惟肖,特别传神。根据人物、器物的特点,同一件艺术品上,那黄铜的材质,被雕塑家处理得明有暗,有光滑有粗糙,仿佛被岁月打磨出深深的磨痕,仿佛积满岁月的风尘。

在街巷间和跨河的小桥上穿行,可能一会儿就迷了路,又转回到原来的地方。没关系,再仔细辨一辨方向,重新去寻找吧,一个又一个的新奇在等着你呢!

这就是江北的水乡啊!沉迷其中,你一定以为自己是江南。真舍不得离开啊!我多么希望在这河边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哪怕只有四个平方,能放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足矣,能够天天陶醉在这里的桨声竹影中,那是怎样的福分啊!

你有一天的空闲吗?你有二三百元的积蓄吗?如果有,那就赶紧去台儿庄古城吧。

